

## 新书推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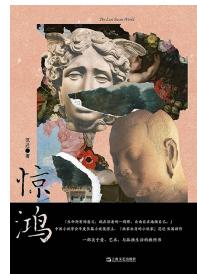


作者: 萨曼莎·哈维  
版本: 中译出版社  
《轨道》

## 如何书写人类的未来

跟随六名宇航员的太空工作,我们得以转换视角,看见一颗久违的孤独星球,而来自不同国家的主角们,也因共同面对唯一的“家园”而变得彼此理解融合。这部小说对当今冲突不断的全球现实给予一些反思,作家提出了一个真正面向全人类的疑问,“在这个新的太空旅行时代,我们该如何书写人类的未来?”

周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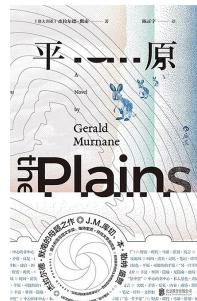


作者: 范迁  
版本: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《惊鸿》

## 人生的回音

小说空间从烟雨蒙蒙的长江三角洲,到巴黎楼顶间的简陋画室,读者跟随主人公们游荡在巴黎街头,这群追逐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勇气可嘉,大胆去爱,肆意生活。而范国粹又是其中最为坚守的一位,他所醉心的艺术是一生的事业。如果你读到他写给心爱之人的信,你能看到爱情与艺术如此紧密融合,误解与仇恨,原来都是人生的回音。

袁欢



作者: 杰拉尔德·默南  
版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《平原》

## 与自然和谐共处

“平原”是默南用一生书写的隐喻,作为电影制作人的“我”或许是作家的某种象征,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“小三角”的默南,以自我的凝视探究澳大利亚的内部本质。平原看似“平坦、荒芜、令人却步”,然而越深入,越发现其内部繁复与斑斓甚至光怪陆离,无比接近却无法触摸。或许也因为,“平原”也是默南内心风景的象征,他存在

于隐匿与呈现之间。

# 四海弘文 一灯传道

## ——读《叶嘉莹传》

□吴瑕瑕

明月下,夜潮迟。微波迢递送微辞。  
遗音沧海如能会,便是千秋共此时。

——题记



作者: 熊烨  
版本: 江苏人民出版社  
《叶嘉莹传》

诗歌是她的家常话,她在生活中学习诗歌语言,用诗歌语言表现生活。

叶嘉莹生于燕京旧家,先世是蒙古裔的满族人,本姓叶赫那拉。她自述从曾祖辈开始习医、习文,伯父、伯母和父亲、母亲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;其祖母在世时,父辈们每日晚课,去祖母床前为她读古诗词……可以说从牙牙学语时,叶嘉莹听的说的学的都是雅言,“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,诗歌的声律对她并未造成任何困难”。

故都旧家察院胡同23号则古意浓浓,“格窗秋灯、石阶紫菊、檐雨墙虫、碧天霞照、月华飞雪,”为叶嘉莹营造了诗意生活的“实在”环境,成了她观察感受的直接对象。“语言与现实联结产生意义”,这是儿童语言学习的唯一目的。她在生活中学习诗歌语言,用诗歌语言表现生活,注定了她纯然的诗意人生。无论是忆北平,还是写金陵,或是家书为文,都是平实的生活、流畅的诗意。

诗歌是她的生命,她在古典诗歌中体悟生命的真谛,用古典诗歌沉淀生命的厚重。

“古典诗词也融入她的心思意念,构想起一个包括语言符号和思想感情在内的精神世界。”用二十世纪最具盛名的词学大家龙榆生的话说:“文字因缘逾骨肉,匡扶志业托讴吟。”

只应不负岁寒心。”而叶嘉莹强调的不是“匡扶志业”,是“书生志意”。她说,我们学习(讲授)古典诗歌,我们的理想和志意,都是寄托在诗歌里的,寄托于古人的品格、理想、志意、怀抱、情操、修养。“她认为,自己首先要对得起古代诗人投注在他们诗篇里的心灵和感情。”

叶嘉莹晚年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是在苦难之中成长起来的,而伴随着我的苦难,给我理想、给我力量的,就是中国的古典诗歌。”

诗歌是她的文化故乡,她在诗歌文化中寻寄情怀,用诗歌精魂锻造文化的品格。

陈丹青曾说:“母语即母国。”那么诗歌,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学故乡。

叶嘉莹是“五四运动”之后出生、成长的一代,是中国现代史同(龄)代人,注定是历经忧患苦难的一代,注定是承前启后的一代。所以,无论生活经历怎样的坎坷,心境如何悲苦绝望,她和齐邦媛、木心等一样,内在的诗心和生命从未死去,他们总是尽自己的力量,用最真诚的态度和语言讲授、研习诗歌,乃至中国古文化的经典与精髓。

“高枝珍重护芳菲,未信当时作计非。忍待千年盼终发,忽惊万点竟飘飞。所期石炼天能补,但使珠圆月岂亏。祝取重番花事好,故园春梦总依依。”她把美好的古典诗词和文化传统比作在高枝芬芳开放的花朵。人们应该珍重地守护这些花朵。这让我想起那首《一棵开花的树》:“如何让你遇见我,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为这,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,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。佛,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,长在你必经的路旁,阳光下,慎重地开满了花,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。当你走近,请你细听,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。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,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,朋友啊,那不是花瓣,是我凋零的心。”这是诗经文化树,慎重的花是精美的诗篇,凋零的是诗心。

“四海弘文,一灯传道。”叶嘉莹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。她是诗歌的赤子、文化的哲者,又是一位艺术的缪斯。

## 读书笔记

## 文学大师的草木情缘
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,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鲁迅先生为中国文学留下了珍贵的遗产。但鲜为人知的是,鲁迅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博物学家,一生都和草木有着解不开的缘。《鲁迅草木谱》是学者薛林荣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,从花草树木入手,以崭新的视角,生动地还原了一个与寻常认知不同的有血有肉、又富有人情味的鲁迅。

鲁迅对草木的喜爱,自小便已表露无遗,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这篇文章中,他记录了童年的乐园: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英树,紫红的桑甚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”由此可以领略到鲁迅对花草植物的感情。

《鲁迅草木谱》全书分上下两卷,由40篇文章组成,以鲁迅生平时间线编排内容,叙说不同时期鲁迅与草木有关的文字和文化活动,重点对四季桂、石榴、桑树、大叶杨、水野梔子、青竹、秋葵、杨柳、梧桐、乌柏树、棠棣花等花草树木进行“素描”,给人们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鲁迅小传。每篇文章都运用了丰富的文字材料,展现鲁迅对植物学的喜爱,勾勒生活中鲜为人知的鲁迅形象,是研究鲁迅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有价值的史料。

鲁迅家里几代人都喜爱兰花,称

得上是养兰世家。受此影响,鲁迅从小就喜爱花草,早在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读书和绍兴府任教时,就阅读了《花镜》《兰蕙同心录》《南方草木状》《释草小记》《广群芳谱》等书籍,还在百草园广植花卉。“晚香玉本名土馝螺斯,出塞外,叶阔似吉祥草,花生穗间,每穗四五球,每球四五朵,色白,至夜尤香,形如喇叭,长寸余,瓣五六七不等,都中最盛。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,改赐今名。”1898年春天,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自然科学时,写过《夏剑生杂记》和《荷花杂记》,记录自己种植的晚香玉和石蕊,不仅描述其外形,还要写明香气、实用价值等。1909年夏天,从日本回国时,鲁迅随身携带了一株水野梔子,栽种在绍兴老家的庭院中,后又赠给了他的表弟郦辛农。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,鲁迅经常带学生到西湖边的山上采集花草,制作植物标本,甚至打算编一部《西湖植物志》。

中年的鲁迅定居北京之后,换过好几次住处,几乎每居住一处地方,就会在那里种树栽花。鲁迅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这些新种的花木:“北京暖和起来了;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,活了;还有两株榆叶梅,至今还未发芽……”在厦门,那里气候温暖,花木繁盛。鲁迅持续观察着住所门前的黄花。在广州白云楼,他的书桌上放着一盆“水横枝”的花。晚年的鲁迅居住在上海,在大陆新村门外一块四尺

见方的空地上种夹竹桃、石榴、桃花、紫荆等,居室中也常有鲜花点缀。

鲁迅对花草树木的喜爱为其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和灵感,其文字中随处可见对于花木的描写。“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,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。”鲁迅在《藤野先生》中对樱花这一经典的描写,将樱花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。《秋夜》这篇名作中,鲁迅写下了著名的句子: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小说《怀旧》的开篇是从一棵青桐写起的:“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,高可三十尺,每岁实如繁星。”还有《风波》这篇仅有四千余字的短篇小说里,鲁迅先后有六处写到江南一种独特的树——乌柏树……作者不仅广泛研读了鲁迅作品及研究论集,梳理出鲁迅作品中关于植物的线索,结合作品进行深入分析,而且将视野扩大到他的生平行迹,从细微处寻绎其一生和植物的关联。

孔子教导文人时曾说: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薛林荣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深深感悟到,鲁迅非常敬畏生命,关注生命存在的价值,清醒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。可以说,对花草植物的爱好,真正贯穿了鲁迅的一生。读完《鲁迅草木谱》,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,通过鲁迅先生笔下的花草树木,探寻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的追求。鲁迅对花木的喜爱,实际上也是其高雅情怀的体现。

钟芳